



刘胡兰

LiuHuLan

生的伟大，死的光荣

朱强 编著

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



刘胡兰

LiuHuLan

朱强 编著

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刘胡兰 / 朱强编著. -- 南昌 :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 2012.9
ISBN 978-7-5500-0400-9

I. ①刘… II. ①朱… III. ①刘胡兰 (1932 ~ 1947)
- 传记 IV. ①K827=6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221127号

刘胡兰

朱 强 编著

出 版 人	姚雪雪
责任编辑	涂 华 张 越
美术编辑	赵 霞
制 作	朱桃红
出版发行	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社 址	南昌市阳明路310号
邮 编	330008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	南昌市印刷四厂
开 本	787mm×1092mm 1/16 印张 11.25
版 次	2012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
字 数	150千字
书 号	ISBN 978-7-5500-0400-9
定 价	19.00元

赣版权登字 05-2012-116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邮购联系 0791-86895108

网 址 <http://www.bhzw.com>

图书若有印装错误, 影响阅读,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。

刘胡兰

目录

CONTENTS

前言 / 001

她心中的榜样 / 004

偷偷去上妇训班 / 007

怕死不当共产党员 / 010

红色土壤 / 014

胡兰出生 / 017

酸甜苦辣 / 019

多灾多难 / 021

恶毒阴谋 / 025

妈妈，妈妈 / 026

锦囊妙计 / 028

刚强胡兰 / 031

可爱县长 / 033

革命教育 / 040

争当第一 / 042

一波三折 / 046

坚定信念 / 048

脱胎换骨 / 053

爱憎分明 / 059

去送胶鞋 / 062

身体力行 / 069

党员光荣 / 073

工作认真 / 078

独探魔爪 / 088

忠贞不渝 / 093

振奋人心 / 105

大快人心 / 111

匪军来了 / 113

疯狂审讯 / 119

情况紧急 / 122

转移消息 / 125

愁云惨雾 / 130

英勇就义 / 146

凶手结局 / 158

光芒永在 / 168

前言

1932年10月8日，刘胡兰出生在山西省文水县云周西村一个贫苦农民家里。刘胡兰生下来的时候不叫刘胡兰，按她奶奶的意思，为了吉利，给她起了一个名字叫富兰子。但是，她家并没有因为叫她富兰子而富裕起来。

云周西村在山西省太原市的东南边，汾水河绕过太原，一直流到这里。云周西村是个很不起眼的村子，它的东面是太岳山脉，西边是吕梁群峰，这里是一马平川，盛产小麦、棉花，是个金不换的好地方。可是，以前村东的好土地都让地主富豪霸占着，贫苦农民只能租种村西的贫瘠土地，给地主打长工或短工，有时还得背井离乡、逃荒要饭，村东村西形成了一个鲜明对照。

刘胡兰的爸爸刘景谦、爷爷刘起成一年四季都起早贪黑干活，春天刨盐土，秋天打短工。刘胡兰的大伯在昔阳县一个杂货铺当勤杂工，奶奶是个过日子的能手，整日纺线织布，管家很严，谁要把小麻油灯的灯捻挑大一些，她就要说几句。可全家人勤劳节俭，也只能勉强度日。

刘胡兰的降生并没有给这个家庭带来一点生气，只是给这个家庭添了一张嘴。后来，刘胡兰又有了一个小妹妹爱兰子，妈妈在月子里又得了病，一天比一天重。家里揭不开锅了，没办法，借了地主石廷濮3袋“驴打滚”的高粱。后来地主石廷濮害怕红军来了“共”他的产，就发话给向他借贷的穷人提前还债。刘胡兰的爸爸、爷爷没钱还债，只好到外地去躲债，妈妈的病也越来越重，只有奶奶一个人硬着头皮应付。只要院门一响，奶奶就心神不定地说：“怕是催命鬼又来了，这欺杀人的‘驴打滚’。”什么是驴打滚呀，4岁的刘胡兰一直闹不清。有一次，刘胡兰实

在憋不住了，就脆生生地问奶奶：“什么是驴打滚呀？”奶奶给她解释说：“驴打滚就是借财主家一升粮食，还的时候就要给两升。这次还不起下次就得还四升，越滚越多。”刘胡兰一听，气得小脸一扬，说：“咱们不还他！”奶奶听了苦笑了一下说：“那还行，人家有钱有势，谁要是拖欠不还，不是把人扣到大庙村公所，就是用绳子捆到衙门，穷人谁惹得起啊？”刘胡兰还不甘心，紧接着又问：“那红军也惹不起他吗？”奶奶想了想说：“肯定惹得起，要不石财主为什么一听说红军要来，就赶紧催债呢。”“嘿，红军真好呀，红军来了就好了。”这时，奶奶侧耳听到西屋好像有什么动静，就吩咐刘胡兰：“怕是你妈又难受了，快去问问她喝水不？”

妈妈已经好几天不吃东西了，奶奶从一个小瓦罐里掏出两个积攒下准备换盐换醋的鸡蛋，做了一碗蛋汤。妈妈端起热乎乎的蛋汤，刚送到嘴边，看见爱兰子眼珠紧盯着碗的样子，就把碗放下，难过地说：“富兰子，妈不想吃，你和爱兰子喝了吧！”刘胡兰赶紧说：“妈，我不喝，我吃饱了。”“你吃饱了？”妈妈看着刘胡兰消瘦的脸颊，心里一阵酸疼！她又说：“听妈的话，你喝两口，剩下的喂给爱兰子吧！”刘胡兰还是没喝，双手端着那碗蛋汤，看看妈妈，又看看妹妹，然后送到了爱兰子的手上。

就在这时候，院子里一阵脚步响，石廷濮的狗腿子又来逼债了。奶奶为难地说：“家里又揭不开锅了，你叫我拿什么还债，富兰子她妈病成这样，也没钱治……”不等奶奶说完，狗腿子贼眼珠一转，看见爱兰子碗里的鸡蛋汤，冷笑着说：“哼，装穷叫苦，这是什么？”说着，直冲爱兰子走来。爱兰子急忙用手护碗，蛋汤全洒了。爱兰子哇哇地哭了起来。刘胡兰实在气不过，把脸都憋红了，猛跑过去冲着石廷濮的狗腿子喊道：“你

赔我家的蛋汤！”

一天下午，刘胡兰的妈妈忽然病重，又咳又喘，还直说胡话。家里只有刘胡兰一个人，她急得不知如何是好。她一会儿给妈妈捶背，一会给妈妈擦汗。忽然，妈妈一阵猛烈地咳嗽，咳出一摊鲜血，刘胡兰吓坏了，忙把大伯母喊来。大伯母把妈妈扶起来，往背后垫了一床被子。过了一会儿，妈妈的脸色才稍微好看一些，她拉着刘胡兰的手说：“孩子，妈心里火烧火燎的，想吃点凉东西，给妈买几个梨来吧。”

刘胡兰在大伯母那拿了点钱，冒着寒风转遍了全村，一直跑到村外边很远，才买到了梨。刘胡兰手捧着梨，恨不得一步就迈到妈妈跟前，心想：“妈妈吃了梨，一定会好的！”可是，当她慌慌忙忙推开院门时，听到的是一片哭声。她忙冲进屋，一看，妈妈直挺挺地躺在床上，闭上了眼睛。“妈妈，你要的梨买来了！”刘胡兰边哭边把梨塞到妈妈的手上，可是妈妈已经永远离开了她。

她心中的榜样

有一位年轻的共产党员，在刘胡兰心中成了她一生学习的榜样，对刘胡兰走上革命的道路，为共产主义事业献身，起了直接作用。这位共产党员就是19岁的县长顾永田。

1937年发生了卢沟桥事变，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发动了侵略战争。1938年2月，日本侵略者占领了文水县城，老百姓无不愤恨，日夜盼望着当年的红军打回来抗日。

这一天，文水城里的几十个日本鬼子杀气腾腾地出了城，朝云周西村开过来。鬼子刚走到大象镇，突然从公路附近的庄稼地里，闪出一个高大英勇的八路军年轻指挥员。只见他那手枪柄上的红绸一闪，早已埋伏在公路两旁的八路军战士就像猛虎一样扑向敌人。顷刻间枪炮声、杀敌声震天响。经过一场激烈的战斗，敌人被消灭了。“八路军打胜仗了！八路军打胜仗了！”胜利的消息传到云周西村，人们奔走相告。胡兰子问爸爸：“八路军是什么？”“听说就是当年的红军！”刘胡兰高兴得拍手说：“好哇！红军来了！”听人说，指挥打这一仗的人名叫顾永田，才19岁。刘胡兰心里挺奇怪，19岁才多大啊，有这样大的本事！云周西村的群众非常感激八路军，感谢共产党，都想见一见顾永田，大伙说：“要不是顾永田带领八路军消灭了鬼子，咱村可就遭大难了。”

1938年6月的一天，顾永田真的来到了云周西村。原来是前不久，文水县成立了抗日民主政府，顾永田当了县长。

刘胡兰多想看一看这位19岁的八路军县长啊！

顾永田在云周西村召开了群众大会，刘胡兰在人群中挤啊挤，终于从人缝中看到这位年轻的县长。他身穿灰军装，腰扎宽皮带，腰里别着一

支手枪，特别使刘胡兰注意的是顾县长那支手枪柄上的那块红绸子，一飘一扬，好像一团火苗。刘胡兰看着看着，忽然觉得这个人很面熟。原来，上午她路过观音庙时，正碰上村长徐照德和农会秘书石进芳陪着几个人从庙里出来，其中就有这个年轻人。他们边走边谈，刘胡兰没听太清楚他们说些什么，只听那个年轻的八路军说：“我没什么，只不过是人民的勤务员。”第二天，刘胡兰刚出大门就碰上了秘书石进芳，刘胡兰问道：“进芳叔，顾县长怎么又当勤务员了？”石进芳听了，想了想笑着说：“那是打个比方。顾县长的意思是革命干部不能像旧社会当官的那样，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。革命干部应当勤勤恳恳为老百姓办事，要像勤务员那样，听懂了吗？”刘胡兰听了，才明白什么是人民的勤务员，她想：“我长大了也要像顾县长那样，当人民的勤务员。”

这个年轻的共产党员顾永田成了刘胡兰向往和学习的榜样。可是，这样一个受人敬佩、英勇无畏的共产党员在一次战斗中牺牲了。1940年春节，家家户户门上都贴上春联，刘胡兰和妹妹爱兰子穿上了花棉袄。大年三十夜，人们都在高高兴兴包饺子过年的时候，日本鬼子出来扫荡了。

顾永田果断地指挥队伍阻击敌人，掩护村里群众转移。战斗非常激烈，整整打了一天一夜，消灭伪警备队和日本鬼子30多人，群众已安全转移，战士们都恳切地劝县长赶快撤下去，但是，他命令战士们说：“立即转移，我来掩护！”战士们安全转移了，顾永田和留下来打掩护的同志还在坚持战斗，顾永田已经身负重伤。敌人冲上来了，他把一颗颗仇恨的子弹射向敌人，忽然，他那枪柄上的红绸当空一闪，接着就沉重地落了下来，顾永田为革命胜利，为战友和人民的安全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。

云周西村的群众为顾县长的英勇牺牲而沉浸在悲痛之中，刘胡兰更是哭得伤心，顾县长那年轻的面容，那洪亮的声音，“我只不过是人民的勤

务员……”在刘胡兰心里无法磨灭，她恨死日本鬼子和汉奸了，于是她找到村里的干部，对他们说：“一定要为顾县长报仇！”

偷偷去上妇训班

1945年8月15日，日本投降了，9月1日文水县城解放。10月，吕雪梅奉命在贯家堡举办全县妇女干部训练班。

这天傍晚，刘胡兰和妹妹从地里摘棉花回来碰见金香。金香高兴地说：“富兰子，我要走了，学习去。”刘胡兰忙问：“是不是去妇女训练班？”金香点点头。“咱们村还有谁？”“张月美、李明光、闫芳珍。”

“有没有我？”“没有。”刘胡兰不吭声了，心想，是自己不够条件，还是把我漏掉了？不行，这学习机会难得，不能轻易放过。刘胡兰找到了吕梅，才知道本来村里参加训练班的名单里有刘胡兰的名字，但是后来她家里特别是她奶奶不同意，所以取消了。刘胡兰问吕梅：“梅姐，我够不够条件？”“当然够，只要你们家里同意，我这个训练班主任举双手欢迎！”

刘胡兰心里有了底，就下定决心要去参加妇女训练班。她一宿没睡好觉，前思后想，自己从小没离开过家，没离开过奶奶，真有点舍不得，可是这次机会难得，反正就四十来天，学习好了，还是要回村里干革命的。奶奶会原谅的。天亮了，刘胡兰早就起来，打扫完院子，又为家里做好了早饭，吃完饭，刘胡兰虽然急着要走，还是耐着性子把锅碗都洗了，又跑到北屋看了看奶奶，然后对奶奶说：“奶奶我有一点事，可能一时回不来。”说完，就飞也似的跑了出去。她朝东北方向跑了二里地，终于赶上了金香她们。云周西村的那几个学员吃惊地问：“胡兰子，你奶奶知道了怎么办？”刘胡兰大声说道：“不怕，革命嘛，怕啥！”

来到贯家堡妇女训练班，吕梅看到刘胡兰吃了一惊，刘胡兰心里也直打鼓，怕不收她。吕梅看出了刘胡兰的心思，和蔼地说：“既然来了，

就安心和大伙一块儿学习吧，你家里的工作由我们来做。”说完，吕梅又拿出一张学员登记表让她填上名字。刘胡兰一看收下了她，高高兴兴地拿过来要写上自己的名字。她拿起笔迅速写了一个“刘”字，正要写第二个“富”字时，笔忽然停住了。她仰头思索了一下，然后端端正正地写上了自己的名字。吕梅拿起来一看，只见上面写着“刘胡兰”三个字，就吃惊地问：“怎么，改名字了？”刘胡兰认真地说：“嗯，‘富’字不好，听我奶奶说，当初生下我，家里想讨个吉利，才叫我富兰子，可我不喜欢。

‘胡’字是我妈的姓，所以我就叫‘刘胡兰’吧！”

这一天，秋高气爽，妇女干部训练班集中在贯家堡打谷场上举行开学典礼。典礼刚刚结束，只见一个中年农民推着一架独轮车，车上走下一位老太太，边走边喊：“富兰子，我的富兰子在哪儿？”刘胡兰来到训练班以后，村里的地主婆二寡妇造谣说，听说富兰子一去就穿了八路军装，过两天就开拔，要和男人们一块去打仗，可不得了，枪炮子是没长眼的啊！这样，刘胡兰的奶奶就让儿子推着独轮车来找富兰子了。

吕梅一边叫人去找刘胡兰，一边给老奶奶倒上开水，还张罗着给做饭，老奶奶见不到孙女，不喝水也不吃饭，吕梅只好亲自去找刘胡兰。刘胡兰躲到房东大嫂的东屋里，说什么也不去见奶奶，对吕梅说：“梅姐；你知道奶奶从小最疼我，平常我听她的话，这回说什么我也不听，别的事好说，参加革命是件大事，说什么我也不依。我奶奶思想还不开通，总希望我不要离开家，可是，八年抗战，我们吃了多少亏，遭了多少罪，干革命就要下决心。”吕梅被刘胡兰的一番话感动了，答应好好做她奶奶的思想工作。吕梅陪着刘胡兰的父亲和奶奶一边吃饭一边解释、讲道理。当奶奶知道刘胡兰学习完，还要回村里工作，才知道要上前线的话是胡编的谣言，这才放下心里这块大石头，又看到训练班的姑娘、媳妇们出来进去高

兴地唱着歌，就对吕梅说：“梅子，这回我放心了，富兰子就托付给你们了。”

妇女训练班结束以后，刘胡兰回村里担任了代理妇联主任，在村里搞宣传，办冬学，组织妇女做军鞋，工作非常出色。1941年5月，在她实际年龄只有14岁时，党组织经过研究讨论，一致同意吸收刘胡兰为中共候补党员，等她年满18岁时再转为正式党员。

怕死不当共产党员

1947年1月11日，因为刘胡兰的处境已经非常危险，上级决定要刘胡兰立即转移到西山。这天，天快黑的时候，许区长带着几个武工队员来到刘胡兰家里，通知她上西山，并约好第二天上午在北齐村接头。

1月12日早晨，刘胡兰把要带的东西收拾好，看见洗衣盆里泡着爸爸和妹妹的衣裳，就要动手洗，正在烧火做饭的妈妈说：“胡兰子，衣服留着我洗吧，你再包些咱院枣树的红枣，让北山的同志们也尝尝。”刘胡兰的爸爸一边抽着旱烟，一边不断地叮嘱着：“胡兰子，你可要记住，到了山里，向同志们问好！就说我们盼着大伙早些打回来。可别忘了啊！”说完，他出门挑水走了。妹妹爱兰子看到姐姐要走，眼睛里涌出了晶莹的泪花，胡兰子见了说：“爱兰子，怎么啦？儿童团员还兴哭鼻子？”“谁哭了？我没哭。姐姐，你这一走，什么时候才回来？”刘胡兰认真地说：“很快，一过冬天，等草绿了，花开了，我跟咱部队一起回来。到那时候，我就给你讲很多很多小八路打仗的故事。你说好不好？”爱兰子听了笑着说道：“好，好姐姐，我等着你。”

姐妹俩正谈得亲热，父亲忽然慌慌张张挑着两半桶水进来，着急地说：“胡兰子，今天有点不对劲，天不明狗就叫，刚才又有生人在咱家门前探头探脑，可能是敌人又要搞突然袭击，你现在就走吧。”刘胡兰还不知怎么回答呢，一阵急促的敲门声传来，她连忙开门，一看是金香。金香脸色都变了，上气不接下气地说：“胡兰姐，狗子军把咱们村子给包围了，你快躲躲。”

刘胡兰一惊，只听街上有人边敲锣边喊，让人们都到村头观音庙前场子上集合，国军长官要训话，谁要不去，按通共处理，乱棍打死。

妈妈胡文秀想了想，对刘胡兰说：“你先到金忠嫂子家里躲一躲，那里不会有人去。”原来农村有个习俗，妇女坐月子的人家，门环上系上红布条，一般人就不会进去了。

刘胡兰一进金忠嫂子的家，见里面全是人，就又出去了。刚到街上，迎面就遇到匪兵赶着一群老乡走过来，刘胡兰看走不掉了，就跟着人群来到观音庙前，正挤挤撞撞时，突然有人拉了她一把，一看，原来是妈妈和妹妹，妈妈着急地问：“你怎么也来了？”“金忠嫂子家里人太多，我怕连累了她。”

这时，一个复仇队员金川子走了过来，他原是大象镇的民兵后来叛变了，恶狠狠地说：“刘胡兰，今天你可要当心，待会儿向你问话，你可得老实说，否则就别想过关。”

刘胡兰瞪了他一眼，预感到今天要发生什么事。等那个复仇队员走了，她便把自己的一块手绢，一个奶奶留下的戒指和一个清凉油盒给妈妈留下来。那块手绢是她的初恋王根固临别时送给她的信物，清凉油盒是她的入党介绍人世芳叔送给她的。不一会儿，几个狗子军端着枪，来到刘胡兰面前，说：“你就是刘胡兰吧？我们徐专员有请。”说完就要用手拽，刘胡兰一甩手说道：“别动手动脚的，我自己会走。”

刘胡兰被带进了大庙，跨进西厢房，一张条桌后面坐着一个匪军官，中等个，长着满脸络腮胡子，左脸上有一个黑痣，上面还长着一撮毛，他便是阎匪军第72师第215团1营的特派员张全宝，旁边站着匪军二连连长许得胜。

审问开始了：

“你叫胡兰子？”

“我就是刘胡兰。”

“好！我就喜欢这样的痛快人。现在，有人供出你是共产党员！”

“我是共产党员！”

“你们村还有谁是共产党员？”

“就我一个！”

“你们区上还有多少共产党员？”

“就我一个！”

“不能吧！那么大一个区，怎么只有你一个呢？你不说我们也知道！”

“知道，还问我做甚！”

“近来，你给八路军办过什么事？”

“只要我能办的，甚事都办过。”

“你难道不知道做共产党要杀脑袋吗？你小小年纪就不怕死！”

“怕死就不当共产党了！”

大胡子看硬的不行，就又来软的，说：“我看你年纪轻轻，怪可怜的。这样吧，你要把你了解的说出来，我就不为难你，还给你地，给你钱。”

“你就是给我个金娃娃，也甭想让我告诉你们！”

这时，匪军二连连长许得胜沉不住气了，他挥着手中的皮带喊道：“你别不识抬举，老子崩了你！”大胡子一使眼色，制止了他，又换了一副腔调说：“这样吧，等会儿开大会，你只要在众乡亲面前认个错，说你参加共产党是受骗的就行了。”刘胡兰听了，气得满脸通红说：“呸！办不到！”这下，大胡子恼羞成怒了，对匪兵一挥手表：“带出去！”

庙前的广场上，被捕的石三槐、石六儿、陈树荣等六人被五花大绑着，人们默默无言，怒目而视。匪军把刘胡兰一个人放在另一边。